

從中共對南部戰區布局 看戰略思維的轉變

The Study of the Transiting PRC's Strategic Thinking by Analyzing
the Layout of PLA's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海軍陸戰隊上校 盧文豪

提 要：

- 一、由於多數來自跨界的威脅，使得中國傳統戰略的思考大多以地面戰爭為主，而陸軍一向為共軍數量最大的軍種，軍區指揮官與總參謀部的重要參謀多為陸軍軍官，也因此共軍建軍備戰大多以陸權思維為核心。
- 二、雖然中共決策高層瞭解海軍實力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但不可諱言的，以往的中共海軍戰略仍然處於大陸軍思維的陰影之下，總參謀部的決策高層多為陸軍將領，負責作戰的軍區司令員也幾乎是陸軍軍官，在貫徹海軍戰略及與軍區發揮陸海統合戰力時，存在著戰略思維與指揮管制上的困難。
- 三、2016年開始實施「五大戰區」的軍事改革，其目的就是要消弭共軍陸上部隊主宰的地位，以強化軍種聯合作戰能力。而南部戰區史無前例任命海軍將領擔任司令員，除了確認海上戰力對於中共國家發展及安全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更加凸顯中共將從傳統國土防衛的陸權思維，轉變為強調國土延伸的海權思維。
- 四、面對來自對岸強大軍力威脅的我國而言，中共大量削減的地面部隊，看似直接減少攻臺的能量；但事實上，隨著中共的陸權思維的改變，轉為強調海權的同時，更需要有能將國力往外延伸的海軍戰力，延伸的海軍戰力也須要更有戰力的兵力投射與遠征部隊，調整後的共軍對臺灣的威脅勢必大於過往。

關鍵詞：共軍、戰略思維、海權思維、南部戰區、軍事變革

Abstract

1. China's traditional strategic thinking is mostly based on the land battles due to its cross-border threats. The PLA Army is always the largest service and most of the commanders of the Military Regions and the crucial

staff at the General Staff are Army officers. Therefore, land power thinking has been a long-term core value for PLA's development.

2. Although China's policymakers recognize the unbreak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naval power, China's Navy strategy, in the past, still existed in the shadow of the grand Army thinking. The commanders of the Military Regions responsible for operations were all Army Generals. This force structure would be difficult to execute the joint operation and the naval strategy while it focuses on command and control.
3. Beginning in 2016, the aim of the military reform of "Theater Command" is to diminish the domination of the ground forc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PLA's joint operation capability. Moreover, the unprecedented appointment of the Naval admiral as the commander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maritime power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further emphasizes the transition of PRC's traditional homeland defense mindset to sea power thinking which focuses on extend state's territory.
4. For R.O.C Armed forces facing cross-strait powerful military, PLA seems to decrease its military capability against Taiwan by cutting its ground force. However,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land-power thinking to sea-power strategy, PLA will acquire more outreach Naval power capable of force projection and expeditionary ability and further pose a bigger threat to Taiwan.

Keywords: PLA, Strategic thinking, Sea power thinking,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Military reform

壹、前言

中國大陸自古以來的威脅多來自邊界的敵對勢力，使得其戰略目標多著重於國土防衛，也因此使其戰略導向長期以陸權思維為主。自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後，雖然敵對國家跨越邊界的威脅逐漸減少，共軍軍區體制也經過了四次的變革，但觀察其軍區體制調整，不難看出中共基本上戰略導向還是無法脫離以陸上作戰為主的陸權思維。由於陸上部隊一直以來就是共軍數量最大的軍種，因

此大多數的軍區指揮官與總參謀部的重要參謀多為陸軍軍官，這樣的人事安排明顯看出共軍的建軍仍然以維持陸權思維為核心。雖然歷屆中共的決策高層也意識到海權對於國家發展及安全的重要性，但由於國土防衛的戰略目標，使其海權思維上仍脫離不出以海上戰力支持本土作戰的概念。如此以陸上作戰為主的陸權思維，凸顯共軍現代化作戰形態所強調聯合作戰的缺點。2013年版的中共《戰略學》就指出，共軍目前缺乏其他軍種的軍區人員編組，並無法有效的建構聯合作

戰所需的指管系統¹。而軍區與總參謀部被陸軍軍官所管理與掌控，但海、空軍仍然受其軍種總部所監督，這樣的編組直接影響指揮官執行聯合作戰的能力。

2016年中共開始實施「戰區」的軍事變革，將原本的七大軍區的編組改劃分為東、西、南、北與中部五大戰區，人員編組也採取軍種平衡的方式編成。這次的改革的目的主要藉由降低地面部隊在共軍的優勢地位，增加其軍種聯合作戰能力。2017年1月，中共更史無前例任命海軍將領為南部戰區司令員、副司令員與重要參謀，這樣的舉措使得軍改後主要負責南部地區及南海海域防衛的南部戰區編組更加引人注目。除了以海軍為主軸的人事安排外，中共海軍所發展的先進武器裝備也優先撥至南部戰區運用。如此的布局與安排除了顯現出南部戰區未來建軍備戰將以海上作戰為主軸，並召告世界中共捍衛南海領土主權的決心。除此之外，更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如此變革的更深層意義，象徵長久以來共軍以陸上國土防衛為主的陸權思維，將轉變為強調海上安全及向外擴張國土的概念。本文期望藉由共軍海權思維演進與本次軍改後南部戰區布局的研究，來探討中共從建軍以來長久存在的陸權思維，將因新的軍事改革而轉型，成為以海權為主的戰略思維。同時，探究國軍在面對共軍的轉變時，對防衛作戰應有的角色認知與定位。

貳、中共戰略思維演變

縱觀中國歷朝歷代的戰略取向一直以陸權為主，其戰略傳統的思考 and 形成戰略議題方式，大多以地面戰爭為主。雖然幾個世紀以來中國戰略家主要憂慮的越界侵略危險性已經大減，而來自地面的外患威脅也已幾近消失，即使這樣的狀況下也沒有促使中共完全放棄傳統地面戰，也因為這樣的思維，中共海上戰略長久以來著眼的，仍是在大陸傳統守勢戰略脈絡下使用海上力量。就當時的中共而言，意即維護海外主權之利益，並防杜其他國家使用海洋做為攻擊中共的途徑²。然而，近年來中共隨著經濟的起飛，對於確保海上運輸線安全的需求與日俱增，加上東、南海領土主權的爭議及美、日等國來自海上的威脅，迫使中共不得不調整以陸權為主的戰略思維，並著手進行適合當前安全環境的軍事改革。

一、海軍戰略逐步走出陸權思維陰影

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共必須準備進行全面核戰爭，以抵禦可能來自北方的蘇聯的入侵。按照這種以防禦為中心的軍事戰略，中共海軍由於其實力有限，淪為通過沿海防禦支援陸上作戰，以減緩蘇聯入侵的速度。隨著1985年中蘇聯關係改善³，共軍開始實施「戰略轉型」，從準備一場針對蘇聯入侵的大規模戰爭，轉變為準備應對中國大陸邊境地區的一場「局部戰爭」。因此，「近岸防禦」概念被「近海積極防禦」戰略所取代。按照這項新戰略，中共海軍主要不是支援陸上作戰，而是必須把自己建

註1：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戰略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年12月），頁125。

註2：Ryan Clark著，陳清鎮譯，《中共海軍與能源安全》（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年1月），頁40。

註3：牛軍，《冷戰與中國外交決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10月），頁89。

設成一個能夠在自己的海上空間，即南海、東海和黃海實施獨立、高效作戰的「戰略軍種」。

2015年5月中共發布的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中，首次提出「海外利益攸關區」的概念，指出加強海外利益攸關區域國際安全合作、維護海外利益安全。中共海軍戰略將逐步由「近海積極防禦」型向「近海積極防禦」與「遠海護衛」結合型轉變，以提高戰略威懾與反擊、海上聯合作戰、綜合防禦作戰等能力⁴。按照這一概念，中共海軍必須展現能夠維護海外利益的實力，包括「海外能源和資源、海上戰略通道、海外投資和海外公民以及法律實體的安全」。雖然「近海積極防禦」和「遠海護衛」是構成中共海軍力量擴張的基礎，但近海安全之所以被認為是近期重點，主要因其靠近中共本土並對其實際安全具有核心重要性⁵。

雖然中共的海軍戰略隨著國家發展所需持續演進，決策高層也瞭解海軍實力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特別是東、南海的領土主權爭議與對臺作戰方面，海軍都扮演關鍵的角色。但不可諱言的，中共的海軍戰略仍然處於大陸軍思維的陰影之下，總參謀部的決策高層多為陸軍將領，負責作戰的軍區司令員也幾乎是陸軍軍官，在貫徹海軍戰略與軍區發揮陸海統合戰力時，勢必遇上戰略思維與

指揮管制上的困難。2015年9月，習近平在「九三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大閱兵」上宣布裁軍30萬，據相關情報顯示，30萬名被裁減的共軍員額中，有一半以上是陸軍，至少有17萬名陸軍軍官將被裁減⁶；同年11月，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中宣示新一輪軍隊改革⁷，此次的變革著眼在裁減大量的陸上部隊，相對的使得海、空軍及火箭軍的比例大幅提升，這也代表更多其他軍種的軍官將居重要指揮與參謀要職。這些動作明顯看出中共在消弭陸權思維的意圖，基本上就是企圖改變以國土防衛為中心的陸權軍事戰略所做的努力，貫徹目前「近海積極防禦」和「遠海護衛」的海軍戰略思維，以符合共軍海空實力擴展的企圖，並確保新的國家利益，尤其是保衛近海利益。

二、摒除陸上部隊主宰的「戰區」軍事變革

中共軍區的體制經過四次調整，從1949年建軍時的六大軍區，擴增為十二大軍區，其中為了針對臺灣，更在1956年成立福州軍區，變成十三大軍區；1979年鄧小平為因應改革開放，又合併為十一大軍區。1985年配合「百萬大裁軍」再將其規模縮減為七大軍區。先前的七大軍區分別為北京、瀋陽、濟南、南京、廣州、蘭州及成都軍區，每一區都有其負責的戰略方向與設立意涵，如瀋陽

註4：陳築君，〈陸戰略轉型 近海防禦延伸遠洋〉，中時電子報，2015年5月27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27000925-260309>，檢索日期：2018年6月12日。

註5：Nan Li, "The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and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ume: 17 Issue 8, June 9, 2017, pp.8-9。

註6：張國威，〈陸裁軍30萬 17萬是陸軍軍官〉，《旺報》，2015年9月7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07000728-260301>，檢索日期：2018年6月20日。

註7：王子暉、王東明，〈軍改一年間，習近平這樣排兵佈陣〉，新華網，2016年11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28/c_1120001069.htm，檢索日期：2018年7月15日。



軍區的設立目的就是對應早期蘇聯的威脅；南京軍區專司對臺作戰；廣州軍區針對中南半島。然而以陸權思維為主的七大軍區，主要是沿襲從冷戰時期的前蘇聯軍制，在編制上沿襲功能單一集團軍編制，無法實施現代聯合作戰的概念，特別是對臺灣、日本以及進入東亞的美國部隊，單靠單一軍區的軍力是極難完成任務，但若由兩個以上軍區參加，代表需要更多的協調，相關的指揮管制也會產生許多的問題⁸。

2015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針對軍事改革做出了方向指導，其中包括大軍區與戰區的轉型、與組織的調整都在此談話中透露方向，包含「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如「軍委管總、

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等重點⁹。這些調整在2016年1月逐步落實，同年2月將七大軍區改組為東、南、西、北、中五大戰區(如圖一)。此次戰區的改革與軍區系統不同，包含海上戰略導向的3個新建立的戰區(南部、東部和北部)的指揮官在軍種背景方面比較均衡，空軍、海軍和陸軍分別占有三分之一的職位。戰區的改革目標在使得部隊更加敏捷，並以作戰任務為導向，摒除傳統的陸上作戰為主的結構與任務，重新強調核心任務區域、建立關鍵能力。新的戰區編組導向多重領土防衛任務，也負責保衛海上領土的完整¹⁰。

近年來，共軍聯合軍演著重於長距離的機動力與新形態的戰備部隊就可以看出這個趨勢。中共領導人意圖透過這些組織與戰區

註8：平可夫，〈中國軍隊研究劃分戰區〉，《漢和防務評論》，總127期，2015年5月，頁68。

註9：〈習近平提12字方針：軍委管總 戰區主戰 軍種主建〉，《文匯報》，2015年11月27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5/11/27/YO1511270001.htm>，檢索日期：2018年1月12日。

註10：Anthony H. Cordesman, "China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Reform," CSIS, Aug 1, 2016, p.12。

的改革，使得共軍能更有效的控制主要的危機、適切處理可能的連鎖反應，與堅定保衛領土主權與國家安全¹¹。從實際作戰的角度來看，軍區改為戰區最大的影響，在於加強聯合作戰的能力，戰區做為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是未來執行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必要條件¹²。但在進行聯合作戰時，最大的難關不在科技上，而是共軍以大陸軍主義主導的七大軍區制度與高層缺乏聯戰思維，才是讓聯合作戰窒礙難行的主因。過去以大軍區做為作戰目標的分野，軍區內仍是以陸軍為主，甚至總參謀部就是實質上的陸軍司令¹³。由執行「東海防空識別區」（以下簡稱東海ADIZ）的諸多行動觀察，「東海ADIZ」過去在地緣上屬於南京軍區以及東海艦隊海軍航空兵的管轄，也代表在任務上海空軍是有相當程度的重疊。但事實上，過去共軍的海、空軍並沒有接受彼此陸上指揮機制的管控，形成各自為政的狀況¹⁴。

戰區的成立也代表共軍作戰思維的轉變，逐漸脫離過去尾大不掉的大陸軍主義，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高度彈性與一體化聯合作戰能力的精銳部隊。在戰區為主的軍事體制下，也代表聯合作戰能力的提升，雖然平時各軍種由各自總部指揮訓練與建軍，戰時則編入戰區，進行聯合作戰，由戰區指揮部統一指揮調度¹⁵。昔日共軍以國土防守為主，軍

區是以地域為劃分，今以東、南、西、北、中重新劃分，除了中部戰區擔負北京首都衛戍的任務，以及具有總預備隊的意義之外，各戰區擔負的任務區域都超過國土範圍，帶有跨區進攻的意義¹⁶。

參、注重海洋戰略的南部戰區布局

因為南海蘊藏豐富資源陸續被發現，造成附近國家對於其領土主權的爭奪，也因為中共堅稱擁有該區域的所有主權，而與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衝突越演越烈。美國雖然不屬於南海區域內的國家，但在壓制中共成為區域內足以挑戰美國霸權的著眼下，也以航行自由權的理由加入南海的領土主權爭議。因此，南海在國內政治、外交與經濟上對於中共而言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面對如此的威脅與挑戰，共軍有充分的理由來確保南海領土主權的完整。這次設立的南部戰區，在地理位置、人事與組織編裝方面的布局，很明顯的是以守護中國大陸南部海疆為主要任務，並負有實踐海洋戰略的使命。

一、居重要地緣戰略位置

檢視中共五大戰區的區域位置劃分，不難觀察出南部戰區地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南部戰區由前成都與廣東軍區部分區域組成，涵蓋面積及範圍幾乎為美國德州的兩倍大

註11：Mark R. Cozad, "Chinese Contingency Planning for Regional Hotspots," RAND, Testimony presented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on April 13, 2017, p.2。

註12：韓衛鋒、康永升、孔令娟，《實戰化的軍事改革》（北京：共軍出版社，2015年8月），頁90-91。

註13：平可夫，〈中國軍隊改革降低陸軍作用〉，《漢和防務評論》，總136期，2016年2月，頁59。

註14：林穎佑，〈共軍軍事體制改革的意涵與影響〉，《戰略與評估》，第6卷，第4期，2015年冬，頁31。

註15：關察，〈習近平軍改已成型〉，《前哨》，2016年2月，頁37。

註16：同註14，頁34。

，此戰區的人口約為3億2,000萬人，多於美國的總人口數(約3億1,800萬)¹⁷。戰區下設海軍、空軍、火箭軍及陸軍司令部以及武警部隊，陸軍司令部駐南寧，指揮廣東、廣西、海南、雲南、湖南、貴州的所屬部隊。陸軍下轄2個集團軍，分別是第74與75集團軍¹⁸，南部戰區地面武裝力量擔任中共與緬甸、越南等邊界的重要陸上防衛責任；而在海上責任區域方面，因為負責在南海聲索領土主權維護，以及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區安全，並可馳援臺海和西太平洋，並將面對來勢洶洶的美軍艦隊勢力及地區內其他聲索國的挑戰，更凸顯南部戰區的責任區域，處於中共國家安全的關鍵角色。也因為南部戰區疆土和海域防衛範圍達數百萬平方公里，聯合作戰規模並不亞於「印太司令部」。

此外，還有幾個原因說明南部戰區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首先，戰區負責區域中的南海，橫亙在把東亞與印度洋連接起來至為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上。東亞各國(包括中共)經濟嚴重依賴這一海上通道運輸能源、原材料和貿易產品。這些海上通道的安全和控制權，不僅是這些經濟體在和平時期正常運作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對爆發危機和戰爭時，獲得「自主權」十分重要。雖然黃海和東海分別構成共軍北部和東部戰區的海上作戰空間，擁有同樣重要的海上通道，但它們在戰略重要性上不能與南海相提並論。

其次，南海是中共部署戰略彈道導彈潛艇的理想場所，與陸基核威懾相比，海基核威懾被認為更可信，因為它更隱蔽，更有可能在敵首波核攻擊中倖存。這些核潛艇在安全限度內潛深越深，隱蔽性越高。比起水深太淺的黃海，南海的平均水深是1,200公尺，足供潛艦自由運動；另外，位於東海的美軍勢力與構成第一島鏈的盟邦各國大多相對弱小，也未擁有強大的反潛作戰能力以抵禦中共的潛艇。所以與黃海和東海相比，南海顯然是部署海基核能力的更安全場所。

最後，南海範圍大約為356萬平方公里，有足夠的深度和寬度可以容納中共海軍的大型水面戰艦，該海域也相當開放，可以進出西太平洋，因為構成第一島鏈的國家缺乏對過境海峽有效的情報、監視和偵察。相比之下，黃海和東海的範圍則要小得多，僅分別覆蓋38萬平方公里和77萬平方公里。而且西太平洋的數個海峽在和平時期受到日本海上自衛隊強大的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的嚴密監測，在爆發危機和戰爭時期則可能會被其有效封鎖¹⁹，所以南海戰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以海軍將領為主軸的人事安排

2017年1月22日原北海艦隊司令員兼北部戰區海軍司令員袁譽柏已經履任南部戰區司令員，成為首位擔任戰區司令員的海軍將領，打破了共軍五大戰區由陸軍擔任主官的

註17：Peter Wood, "Snapshot: China's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China Brief, Volume XVI, Issue 12, August 1, 2016, p.2。

註18：王曉易，〈多個新調整組建集團軍隸屬關係陸續披露〉，網易新聞，2017年5月12日，<http://news.163.com/17/0512/16/CK8HQR31000187VE.html>，檢索日期：2018年6月12日。

註19：Nan Li, "The Southern Theater Command and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China Brief, Volume: 17 Issue 8, June 9, 2017, pp.9-11。

局面²⁰。南部戰區廣大的海上責任區包括了整個南海以及共軍南海艦隊，人事調動反映海軍在中共軍隊日漸吃重的角色，同時意味以陸軍為主的傳統已逐漸消退。南部戰區未來的主要任務，都將以海軍活動為重心，特別是南海地區，中共高層認為南部戰區的司令員應該擁有戰略性部署戰艦的經驗，以及多個軍種聯合行動的知識，例如海軍、陸軍飛行部隊、空軍和火箭軍部隊，所以「只懂得陸地作戰的司令員，難以適應現代戰爭的環境。」²¹

袁譽柏畢業於青島潛艦學院，對潛艦部隊相當瞭解，也曾擔任過中共海軍第十四批亞丁灣護航編隊總指揮。首任五大戰區司令全是陸軍出任，但各戰區所面對的潛在衝突中，東部與南部戰區可能都是以來自海、空的威脅較大。在「戰區主戰」的理念之下，戰區司令員必須在短時間做出危機反應，若是由長期擔任陸上職務的將領擔任指揮，難保不會做出誤判。而在亞丁灣護航任務中，共軍在航行途中與各國互動甚至與新加坡、泰國一同參加「和平-13」多國海軍聯合演習，所以擁有豐富的外軍交流經驗，自然成為袁譽柏出線的後盾²²。之後，前東海艦隊副司令員董軍也已升任南部戰區副司令員，而南海艦隊司令員王海則來自於海軍航空兵

，曾任遼寧號航艦編隊司令員，更是2015、2016中俄海上聯合軍演的中方總指揮，其航空兵的背景應能與出身空軍、同為南部戰區的空軍副司令員徐安祥與常丁求形成良好的互動，發揮一體化聯合作戰的戰力，並彌補袁譽柏長期待在潛艦部隊缺乏與友軍進行互動的不足²³。

在一連串的人事安排後，在南部戰區的領導班子中，出現了4名海軍將領及3名空軍將領，且多數都是習近平軍隊改革之後就位的，這樣的配置在其他戰區並不多見，充分呈現南海軍事戰略方向的作戰特點，反映出共軍在南部戰區的戰略調整，可能是要加強區域海軍部署。而當前南部戰區已是共軍發展的重點，海、空軍的新型裝備皆落腳南部戰區，並進行過數次演訓；中俄「海上聯合2016演習」更是直接在廣東湛江以東的海空域舉行，這都說明了中共對南海的重視²⁴。從袁譽柏的出任南部戰區司令顯示，共軍已不再受到傳統大陸軍主義影響，且未來陸軍部隊大部分任務主要是本土防禦作戰，部分部隊將轉向進攻型機動作戰，隨時接受戰區聯合作戰司令部指揮，國防任務主要由海、空軍和火箭軍負責。

三、 著眼海上戰力的編組

(一) 先進武器裝備匯集的南海艦隊

註20：郭媛丹，〈袁譽柏任南部戰區司令 打破陸軍大一統〉，《環球時報》，2017年1月22日，<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7-01/9998091.html>，檢索日期：2018年5月12日。

註21：陳君碩，〈共軍換血 海軍首任戰區司令〉，《旺報》，2017年1月14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114000758-260301>，檢索日期：2018年6月20日。

註22：林穎佑，〈海軍出線，共軍南部戰區司令展新局〉，觀測站，2017年2月3日，<http://www.viewpointtaiwan.com/columnist/>，檢索日期：2018年5月21日。

註23：同註22。

註24：徐尚禮，〈共軍南部戰區多海、空將領〉，中時電子報，2017年1月27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127000116-260417>，檢索日期：2018年1月5日。

南部戰區所轄的南海艦隊(以下簡稱南艦)是海軍三大艦隊中防禦海域最大、實力最強的艦隊，其駐地在廣東湛江。編組目前中共最先進的戰艦，包括2艘052B型導彈驅逐艦和兩艘052C型導彈驅逐艦、被譽為「中華神盾」的052D型導彈驅逐艦最早4艘也優先裝備南艦、首次建造的20,000噸級071型船塢登陸艦的前3艘也全部部署在南艦；潛艇方面，購自俄羅斯的12艘基洛級(Kilo

class)潛艇有4艘分配給南艦，包括最早購入的2艘，國產039型、039A及039B型搭配AIP(絕氣推進系統)的潛艇也優先裝備南艦²⁵。5艘094型戰略核潛艇中的3艘也部署在三亞海軍基地，此外還有多艘改進型的漢級和最新的商級攻擊型核潛艇一同護衛著南海(如附表)。

正在江南造船廠建造的002型彈射式起飛航母，根據媒體披露將建造2艘，組建成

附表：共軍南部戰區南海艦隊編裝判斷表

部隊番號	艦型/機型	駐地
驅逐艦第2支隊	驅逐艦：052B型×2、051B型×1、051B型×2；護衛艦：054A型×6	廣東湛江
驅逐艦第9支隊	驅逐艦：052D型×4、052C×2；護衛艦：054A型×4	海南三亞
護衛艦第17支隊	驅逐艦：056A型×4 護衛艦：056型×2	廣州 香港
護衛艦第18支隊	驅逐艦：056A型×2；護衛艦：056型×4	北海
掃雷艦第10大隊	掃雷艦：081×6；獵掃雷艇：8211×1	江門新會
掃雷艦第76大隊	0821×6	廣東湛江
飛彈快艇大隊	022型×24	台山上川島
護衛艦第19支隊	056A型×2、053H3型×2、053H2×2、053H1×6	三亞榆林
勤務船大隊	綜合補給艦：903型×1	三亞榆林
潛艇第32支隊	039G型×4；基洛級：636M型×4	三亞榆林
潛艇第52支隊	035G型×4、035B型×5	台山下川島
登陸艦第6支隊	071型×3、072A型×6、072111×6、073A×6、072型×2	廣東湛江
作戰支援艦第3支隊	綜合補給艦：901型×1、903A×2、908型×1、904B型×2、904A型×1、904型×2 925型遠洋打撈救生船×1、815A電子偵察船×2、海636A型洋綜合調查船×1、新型1500噸級雙體測量船×2	廣東湛江
海航第8師	殲-11、轟-6K	加來
海航第9師	殲-11、殲轟-7	陵水
陸戰隊第1旅	約4,500人	廣東湛江
陸戰隊第2旅(原164旅)	約4,500人	三亞榆林

資料來源：參考”South Sea Fleet-Order of Battle,”，GlobalSecurity.org,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china/ssf-oraat.htm>、〈中共海軍南海艦隊〉，Baidu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B6%B0%91%E8%A7%A3%E6%94%BE%E5%86%9B%E6%B5%B7%E5%86%9B%E5%8D%97%E6%B5%B7%E8%88%B0%E9%98%9>、〈中共南部戰區海軍〉，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8%A7%A3%E6%94%BE%E5%86%9B%E5%8D%97%E9%83%A8%E6%88%98%E5%8C%BA%E6%B5%B7%E5%86%9B>，檢索日期：2018年6月15日，由作者彙整製表。

註25：〈中國AIP潛艇已有5種型號數量超10艘 將造最新039C型〉，新浪軍事，2017年6月19日，<http://mil.news.sina.com.cn/jssd/2017-06-19/doc-ifyhfrf9325744.shtml>，檢索日期：2018年7月20日。

兩個航艦戰鬥群計畫全部部署在南艦²⁶；另外，超過12,000噸的055型導彈驅逐艦首批建造8艘，4艘船體已合攏，4艘在建，預計其中4艘加入南艦的雙航艦編隊。該型艦與國產航艦的建造及服役進度相近，估計將成為國產航艦戰鬥群的一員，並在未來遠洋戰場上，共同負擔起防空、反潛、反導、戰場感知和制電磁權等核心任務²⁷。此外，在實現海洋戰略不可或缺的遠洋補給戰力方面，中共也積極補足是項能力，除了已經於2004年及2005年起服役的903型(排水量為23,000噸)遠洋補給艦外，2017年又加入排水量可達到40,000噸的新一代901型遠洋補給艦，專為航空母艦戰鬥群量身打造，而此一船艦也將加入未來於南海艦隊的航艦編隊²⁸。

(二) 反制航艦作戰的火箭軍

中共目前有6個火箭集團軍、兩個保障和訓練基地，火箭軍的部署並不完全按照戰區劃分，其中某些旅可能跨區駐守。以駐地計算，目前五大戰區各有一個集團軍，南部戰區擁有兩個，占全軍三分之一。總部在湖南的63基地是洲際導彈火箭集團軍，擁有4個旅，其中3個洲際導彈旅，裝備東風-5B洲際導彈，據傳其中一個旅換裝新研發的東風-5C，在射程14,000公里基礎上增加至10枚

分導式彈頭，大幅增加了美軍的攔截難度；還有一個東風10巡航導彈旅，據報導還編組了一個專門打擊航艦的東風-21D彈道反艦導彈旅，以及一個稱為「關島快遞」的東風26旅，該集團軍由原來4個旅的編制增加至6個旅。至於在雲南的62基地，也有兩個東風21旅和一個巡航導彈旅，現已增加至5個旅，新增一個精度甚高的東風16旅，該導彈出現在勝利日閱兵上，隨後軍委副主席范長龍視察時曝光了該導彈部署在南部戰區，而另一個新增的也許是個東風-21D旅²⁹。如此看來，近年火箭軍新增加的部隊一半在南部戰區，且兩個火箭集團軍均編制有航母殺手的東風-21D反艦彈道導彈，對外抗擊海軍勢力介入南海地區的意圖相當明顯。

(三) 隱形戰略轟炸機及反潛機優先部署南部空域

目前中共空軍中最新型的戰機，除了已知殲-20隱形戰機和蘇-35率先部署在南部戰區，未來的隱形戰略轟炸機轟-20極可能也優先部署在該戰區。近年軍演中，共軍目前最好的轟-6K轟炸機頻頻現身南海，連軍委副主席視察時，身後排列的也是該型機³⁰。早在2016年9月，空軍司令員馬曉天曾公開證實中共正在研製新一代遠程轟炸機，目前

註26：〈中國002型航母將配置4部蒸汽彈射器？軍事專家解析〉，新華網，2017年7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19/c_1121341084.htm，檢索日期：2018年7月20日。

註27：李俊傑，〈055型導彈驅逐艦今日下水 料明年服役與國產航母編入同一戰鬥群〉，香港01，2017年6月28日，<https://www.hk01.com/兩岸/101150/055型導彈驅逐艦今日下水-料明年服役與國產航母編入同一戰鬥群>，檢索日期：2018年5月22日。

註28：林克倫，〈中共901型綜合補給艦海試 航艦自持力可增至10天〉，聯合新聞網，2017年6月21日，<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537915>，檢索日期：2018年7月19日。

註29：梁國梁，〈解放軍“北強南弱”逆轉 南部戰區吃重〉，聯合早報，2017年4月2日，<http://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70402-743830>，檢索日期：2017年11月19日。

註30：〈范長龍巡南部戰區 轟-6K機載彈藥、東風-16導彈齊亮相〉，東森新聞，2016年7月2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0722/740215.htm?t=>，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2日。

得知已於2018年實施首飛。這款轟-20隱形戰略轟炸機的匿蹤長航程優勢，也可以用作電子戰和偵察用，正是其可能部署南部戰區原因之一。

2017年6月，運-8Q反潛巡邏機首次在中國大陸南部海域進行飛行，美國在第一時間對此進行瞭解，從外形上看，該型機是中共用於應對美國P-3C型海上反潛巡邏飛機的一款新型飛機。目前，已經部署了4架，這是在海南島的反潛飛機中最先進的機種。運-8Q反潛巡邏機係2015年首次亮相，並在此之後出現在中國大陸北方進行測試。直到2017年6月，這架飛機第一次出現在大陸南部海域³¹，反潛機部署於南部海域，也將大大增加南海艦隊反潛能力。

(四) 擴大海軍陸戰隊編組

中共自實施軍改後，其中海軍陸戰隊擴編的消息成為國際注目的焦點。根據報導，海軍陸戰隊新增2個陸戰旅後，規模已接近2萬人，之後將編入更多旅級單位，最終可能擴增至6個旅。與此同時，中共海軍人數將增加百分之十五，目前兵力約23萬5,000人，計畫增加3-4萬人³²。此外，港媒也報導，2017年2月7日陸軍第1集團軍第1師啟動改革，將在新體制下提升戰鬥力，暗示該師已轉隸海軍；同月15日陸軍第26集團軍摩托化步

兵第77旅舉行轉隸海軍大會，現場所有官兵均身穿海軍陸戰隊迷彩服，表明該陸軍部隊轉型為海軍陸戰隊。另有媒體報導，海軍陸戰隊將可能擴編至7個旅，預計北海艦隊1個旅，東海艦隊2個旅，南海艦隊4個旅，共計7個海軍陸戰旅³³。

姑且不論未來海軍陸戰隊將編成幾個旅，但其擴編的走向的確相當明確，承擔任務將有三項。第一、「守得住」，即守得住中共所屬海域及島礁；第二、「協助國土防禦」，即協助其他部隊承擔國家防禦任務；第三、「走出去」，主要基於中共不斷發展的海洋利益和權益。如果照目前獲得各方的訊息分析，南部戰區的南海艦隊將可能擁有最多的陸戰隊，而具有兵力投射能力的陸戰隊戰力，更凸顯南部戰區聯合作戰的編組，將更能落實「近海積極防禦」和「遠海護衛」的海軍戰略。

肆、南部戰區海上戰略運用

中共海軍將領主管南部戰區，表明未來的主要任務，都將以海軍活動為重心，特別是南海。分析指出面對來勢洶洶的美艦，共軍有意將南部戰區打造成中共版的「太平洋司令部」³⁴（已更名印太司令部）。畢竟南部戰區的首要防衛任務是南海領土以及珠江三

註31：〈南海爭議：華提升反潛力 運8Q部署海南島〉，東網，2017年6月26日，http://hk.on.cc/cn/bkn/cnt/news/20170626/bkn-cn-20170626135056389-0626_05011_001.html，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0日。

註32：“As overseas ambitions expand, China plans 400 per cent increase to marine corps numbers, sources s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3 March,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78245/overseas-ambitions-expand-china-plans-400pc-increase>，檢索日期：2018年1月5日。

註33：〈海軍陸戰隊擴編7旅10萬兵〉，大公網，2017年3月13日，<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7/0320/3432220.html>，檢索日期：2018年2月20日。

註34：蘭江，〈南部戰區或變身華版「太平洋司令部」〉，東網，2017年1月24日，http://hk.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70124/bkncn-20170124000544628-0124_05411_001.html，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2日。

角洲、港澳地區安全，戰時則可關閉中共南部大門、封鎖南海，並可馳援臺海和西太平洋，加上廣西、雲南等陸軍防禦區域，南部戰區疆土和海域防衛範圍達數百萬平方公里，聯合作戰規模已不亞於美軍太平洋司令部³⁵。以下就以南部戰區可能的海上戰略運用，分述如后：

一、確保「一帶一路」戰略實施

習近平在2014年11月於北京舉辦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上宣示，將投入400億美金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計畫，確定「一帶一路」的國家新戰略³⁶(如圖二)。其中「一路」指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以重點港口為節點，著重在海上運輸通道的暢通與安全，重點方向有兩條，一是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經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通往南海到南太平洋。未來「一帶一路」戰略如果成功，將使中共運用其快速上升的經濟力量，支持其軍事力量的擴張，在南海及印度洋與美國、印度等區域強權進行實力上的較量。

共軍南部戰區所賦予的南海責任區域內包括「一路」中兩條重要路線。由於中共的能源需求極度依賴連接印度洋與南海的航道，所以中共對此航道相當的重視，因此南部戰區海上戰力的構建，將運用在確保這個航



圖二：「一帶一路」路線圖

資料來源：劉秀珍，〈絲路研討會22、23日臺北舉行〉，聯合報，2017年4月20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416396>，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1日。

道的安全。由於中共海軍新型高科技船艦持續不斷加入，而美軍在印度洋的第五艦隊並沒有常駐的航艦，在此狀況下使得南海艦隊成為印度洋上最強大的海軍，將可能超越美國及印度成為區域的海上霸權，更加確保「一帶一路」戰略能夠安全的執行。

二、維護海上運輸線安全

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共對於能源的需求與依賴與日俱增，能源供給的安全更是確保國家生存發展的重要議題。2017年10月，習近平在「十九大」上呼籲「加快海洋強國建設」，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確保能源能透過不受美國干擾的海上運輸線安全運到中國大陸³⁷。事實上，中共絕大部分能源依賴海上運輸，而大約八成的進口原油經由麻六甲海峽運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連接印度洋與南海的航道)，造成中共的經濟、貿易、出口及來自中東原油的管道都得依賴它³⁸。

註35：〈南部戰區或變身華版「太平洋司令部」〉，阿波羅新聞網，2017年1月24日，<http://hk.aboluowang.com/2017/0124/871537.html>，檢索日期：2018年6月21日。

註36：寶玉，〈央視發布「一帶一路」權威版圖〉，香港文匯網，2015年4月14日，<http://news.wenweipo.com/2015/04/14/IN1504140012.htm>，檢索日期：2017年8月1日。

註37：楊幼蘭，〈強強角力邁入新時代 陸壯大海軍捍衛海上絲路〉，中時電子報，2018年2月26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226002168-260417>，檢索日期：2018年6月19日。

註38：Ryan Clarke著，陳清鎮譯，〈中共海軍與能源安全〉(Chinese Energy Security-The Myth of the PLAN'S Frontline Status)(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2年)，頁35。

這條海上運輸線如果為敵對國控制，等於切斷其經濟的命脈。也因此，中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3年時，把這個戰略的瓶頸稱為「麻六甲困境」，他並指出中共所面對的兩個重大的挑戰，第一、國家經濟的命脈掌握在通往印度洋，只有幾公里寬的狹窄的麻六甲海峽上，第二、這個通道極可能且容易被一些敵對勢力所掌握，而使國家處於危機當中³⁹。

軍改後的南部戰區，將直接負有保護這條攸關國家生存發展命脈的重要任務。從近期正式派遣駐軍前往第一個海外軍事後勤補給基地吉布地(Djibouti)，並接管靠近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的瓜達爾深海港口(Gwadar Port)的控制權等，顯示中共正一步步加大在這個地區的布局⁴⁰。此外，共軍的艦艇也定期的造訪巴基斯坦、孟加拉與緬甸，就連在亞丁灣的反海盜編隊都已經執行接近10年，且參與艦隊船型不斷輪替。這些跡象都顯示，中共將以擴大海上戰力的南部戰區海軍，在這個地區擔負起維護能源運輸線安全，及確保國家生存發展命脈的使命。

三、確保南海領土主權

南部戰區首任司令員王教成表示：「維護南海權益是戰區的重要使命，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周遭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一旦南海有事，戰區將會應對各種安全威脅，絕不允許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威脅中國的主權安全。」⁴¹從這論述可以看的出來，南部戰區設立的主要作戰重心就是擺在南海，也可解釋中共在南海積極填海造陸、部署軍事設施的企圖。對中共而言，南海除與地區內的聲索國(包含越南、菲律賓及印尼等國)存在領土主權的爭議外，美國的勢力介入，更是對國家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美國雖然不是南海區域內國家，但一貫堅稱南海巡航是行使公海航行自由權，並且積極拉攏區域內國家，圍堵中共的影響力與軍力擴張。2017年2月，美軍第一航空母艦打擊群(以卡爾文森號航艦為首)展開例行的南海巡航任務⁴²。顯示美國在川普總統上台後，對南海強硬的政策並未有軟化的跡象。

面對主權爭議，此次任命海軍將領擔任戰區司令員與建制先進海軍武器裝備於南部戰區，除了宣示戰區將以建制海軍戰力為主軸，更凸顯希望南部戰區將目標放在未來能夠處理地區產生的危機，且能遏止美國海軍勢力涉入南海，以確保在地區內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與維護國家的安全與利益。

四、對臺作戰及增援東海

以往對我國最大的威脅是來自於南京軍區的共軍部隊，中共五大戰區編成後，將戰

註39：Jonathan D. T. Ward, "Sino-Indian Competition in the Maritime Domain," China Brief,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ume17, Issue1, January 13, 2017, p.18。

註40：“China sends PLA troops to man first overseas military base at Djibouti,” The Times of India, Jul 11, 2017,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world/china/china-sends-pla-troops-to-man-first-overseas-military-base-at-djibouti/articleshow/59549076.cms>, 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1日。

註41：〈中國南部戰區司令放話：南海有事要「敢戰、能戰」〉，《自由時報》，2016年2月28日，<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1615748>，檢索日期：2017年12月19日。

註42：陳文和，〈美航母打擊群 南海例行巡航〉，《中國時報》，2017年2月20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220000319-260119>，檢索日期：2017年12月19日。

區的陸軍機關設在福建省福州，這個安排使得東部戰區負責對臺灣作戰的意味濃厚。雖然以南部戰區的規劃來觀察，並不直接負責對臺方面的作戰，但對於臺海戰事卻能發揮極大的作用。具有能力的中共海軍作戰部隊將能拒止或延遲美軍軍力藉由南海進入臺海地區馳援。此外，對於高度依賴境外能源的我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能源供給都經過南海這條航線，臺灣、太平島以及海上交通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的維護，勢必也會遭遇來自南方戰區的共軍威脅，特別是南海與東海，在戰區指揮主導下聯合作戰戰力較以往更加提升，勢必也意味對我國與亞太國家的能源安全與軍事壓力也會升高⁴³。同樣的，在東海方面的作戰，一旦發生衝突，南部戰區的海軍部隊同樣也可以使得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的海軍部隊無法輕易的經由南海支援東海的戰事，未來我國面對內、外環境的威脅將越來越大，以往還有寄望美軍馳援的兵推想定，此刻恐將是「南柯一夢」。

伍、結語

依據中共媒體報導，2016年共軍實施軍事改革後，陸軍大幅縮編，員額比例首度降到一半以下，反而火箭軍、海軍跟戰略支援部隊大幅成長⁴⁴。由此可見，中共此次的軍事改革很明顯的就是為了改變承襲許久的陸權思維，減少陸上作戰概念與陸軍主宰的地

位，以因應現代化作戰及強化聯合作戰的效能。而南部戰區由海軍擔任司令員，更加明確共軍未來建軍備戰將強調達成多領域、多軍種進行聯合作戰的能力為目標。雖然中共防衛的戰略思維已根深蒂固，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而各軍種間聯合作戰所需的指揮與管制手段，需要長時間的磨合，也非一蹴可幾。但是從目前共軍戰區的編制與布局來觀察，顯示中共欲達成聯合作戰戰力而消弭陸權思維的決心。未來中共逐漸精進的軍種聯合作戰能力，勢必為亞太地區，甚至全球的安全環境造成極大的壓力。

面對對岸強大的軍事威脅，對我國而言，中共大量削減的地面部隊，看似直接減少攻臺的能量。但事實上，隨著中共陸權思維的改變轉而強調海權的同時，更需要將國力往外延伸，而延伸的海軍戰力將需要更有戰力的兵力投射跟遠征部隊，調整後的共軍對臺灣的威脅勢必更勝以往⁴⁵。另一方面，具有遠征與投射能力的部隊，將使中共能以更靈活戰術戰法對臺作戰。此外，兩岸對於國防相關投資與挹注的差距越來越大，我國在國防經費有限的前提下，面對共軍朝向聯合作戰力的軍事變革，再也不能以傳統的全面對抗及消耗戰的方式，因應來自對岸的威脅；反之，我國應有「不對稱作戰」的思維，針對臺灣四面環海的特殊作戰環境特性，務實的構建能以實現「不對稱作戰」的武器裝備及戰術戰法。最後，我們在密切關注共軍戰

註43：同註14，頁37。

註44：〈中共軍改 陸軍員額首度降到一半以下〉，中央社，2017年12月19日，<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2190098-1.aspx>，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0日。

註45：相振為，〈共軍陸軍比例跌破50% 對臺威脅反增〉，TVBS，2017年12月20日，<https://news.tvbs.com.tw/life/839038>，檢索日期：2018年1月15日。

略思維轉型的同時，國軍更應思考變革大陸軍主義為主的陸權思維，審慎思考適合當前環境的戰略思維，並致力整建以海、空軍戰力為主體的統合戰力，方為確保臺海安全，因應共軍軍事變革威脅之正道。 錨

作者簡介：

盧文豪上校，陸軍官校84年班、美聯合作戰參謀軍官班2006年班、美海軍陸戰隊指揮參謀學院2009年班、美海軍陸戰隊戰爭學院2017年班、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學軍事研究、戰略研究碩士，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老軍艦的故事

太武軍艦 AP-518

太武艦係由日本廣島市宇品造船廠所建造之交通船，民國59年9月海軍為適應外島運補需要，奉令成立「捷安計畫」小組，籌建3,000噸級及1,000噸級客貨輪各一艘，以參加金馬運補任務，該艦即在此需求下建造的，民國60年6月6日安放龍骨，9月17日下水，12月6日返抵國門，民國61年1月6日由當時副總司令黃中將主持成軍典禮，命名為「太武」艦，隸屬國防部，主要任務為運送外島人員及物資，曾聘雇艙間客房服務人員。次年4月1日奉令納入海軍序列編號AP-518，隸屬勤務艦隊，亦是執行上項任務，該艦因機件老舊，於民國87年7月16日奉令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

